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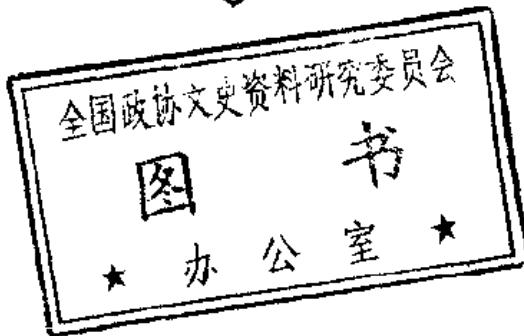
昆都仑文史

第三辑

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

(请指正 请交换)

政协
昆都仑区委员会
赠阅



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包头市

昆都仑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昆都仑文史第三辑目录

-
-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（转载） 周思来
-
- 昆都仑地区历史纪略 李绍钦（1）
-
- 昆都仑建区三十年 李敬三（18）
昆都仑地区发展概述 张清（23）
林荫路街道办事处成立前后 [蒙古族] 龙泉（35）
昆都仑区分管农业的三年 黄安民（41）
-
- 包头钢铁公司三十年概况 王耕樵 斯楷龄（43）
稀土之乡的一颗“明珠” 冯建平（51）
包头第一热电厂发展概略 保玉堂（59）
“小包钢”今昔 高志勤（68）
记包钢的第一批开拓者 易磬（72）
-
- 《包头日报》的变迁 [蒙古族] 巴奎勤（74）
内蒙古话剧团简史 郑玢有忠（81）
昆都仑河畔的一块绿色园圃 秦新民（90）
-

- 邓拓包头之行及其有关史料 胡 晓 (96)
田间，疾步走在沙原上 李 汀(110)
《聊斋志异》手稿轶事 蒲松龄第
十世孙蒲惠章在包头 石圭平 张树宽 刘凤荣(115)
-

回忆建国前后在内蒙西部区的

- 几次战斗 [蒙古族] 齐凤仪(121)
我与电影 [蒙古族] 汪 烽(146)
我对中蒙两国划界定桩的

- 回忆 [蒙古族] 郑林台口述 鲁玉华整理(152)
追记包钢副总工程师周同藻 祝 福(156)
缅怀昆区文史委员希格同志 杜守恒(159)
-

- 血红蛋白研究专家秦文斌教授 朱企泰 阎充英(162)
从医五十年 郭体绪(170)
-

- 董其武副主席对我的接见 刘发林(173)
-

本辑图片摄影：崔晓华、穆中艺、杜守恒、孟亚力

昆都仑地区历史纪略

李绍钦

(一)

昆都仑区系因昆都仑河而得名。

昆都仑河，古代名石门水，又名呼延谷、伪为带汗谷，大约在明清两代才改为今名。

昆都仑河形成於240万年前第三世纪末，那时受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的影响，大青山，乌拉山、色尔腾山继续抬升，山与山之间的断裂带不断下陷，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山脉和山前、山后平原，昆都仑河也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。

昆都仑河是阴山山脉较大的河流之一。最早记述这一地区的是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但它只提到石门障，过分简略，无法考查其确切方位。到北魏末年，（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）伟大历史地理学家郦道元注《水经》时，始有如下详尽的记载：

“河水又东流，石门水南注之。水出石门山，地理志曰，北出石门障，即此山也。西北趣光禄城。甘露三年，呼韩邪单于还，诏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，车骑都尉韩昌将万六千骑，送单于居幕南，保光禄，徐自为新筑城也，故城得其名矣。东北即怀朔镇城也。其水自障东南流，径临沃城东，东南注于河。河水又东径固阳县故城南”。

文中所说的石门水，就是今天的昆都仑河。石门障，遗址位

于昆都仑河口东岸的一小土丘上。遗址东北侧即郊区边墙壕村。石门山，似乎是昆都仑水库依凭的大山——瓦窑坝。瓦窑坝是大青山的一处山脊，山脊南北都比较平缓。由于数百万年的风吹雨刷，山脊切穿了，河流穿城期间，两岸山峰高耸峥嵘，俨如石门，因以得名。古时名黑山，亦谓之杀狐山。

光绪《山西通志》卷三十称：“以（水经）注核之，临沃县在包头镇（指令包头市东河区）西，稠阳县在包头镇东”同书卷五十四说：“汉稠阳县当在昆都仑沟东之古城湾”。《山西通志》的这一考证，从古城与河流的相互关系来推断，是比较合理的。现代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家、考古学家均认定古城湾乡古城为汉代古城，即汉代五原郡下属的稠阳县。从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，北凭阴山，南临黄河，自古以来，凡穿越昆都仑河谷南来北往的使臣、军队、商贾、各族群众，均需途经这一古城。古城实为控扼昆都仑河谷通道的咽喉之地。因此古代即以此城名这一条交通要道称之为稠阳道，又称为中道。

宋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四十九“云州、云中县”下引隋代《冀州图经》说，周、秦、汉、魏以来，从黄河流域通往蒙古草原的道路有三条，“正北发太原、经雁门、马邑、云中，出五原塞，直向龙城，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……。”可见稠阳道、中道，自古以来，就是著名的交通要道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阴山以北地区的蒙古大草原，适宜于畜牧业经济，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，都劳动、生息在这块广袤的大草原上。商周时代的鬼方、贡方、猃狁、熏粥，战国时代的楼烦、林胡，秦汉时代的匈奴等，都是首先活动在这一大草原上，然后逐渐南下，与中原的华夏族接触、交往、直至融合。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所说，蒙古大草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各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。

而大草原的南部有阴山山脉横亘其中，古人称它“中外大限”，

常以此分。”明《九边考》说：“自阴山而北，皆大碛，碛东西数千里，南北亦数千里，无水草，不可驻牧。中国得阴山，则乘高一望，寇出没纵迹皆见，必逾大碛将居其北，去中国益远。故阴山为御边要地。阴山以南，即为漠南。彼若得阴山，则易以饱其力内易犯，此秦汉唐都关中，必逾河而北守阴山也”。《九边考》概括了阴山自古以来的历史战略地位，点明了我国汉族与北游牧民族对阴山的依存关系。汉武帝时，郎中侯应讲的一段话，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点。他说：“阴山西千余里，草木茂则盛，多禽兽，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，治作弓矣，来出为寇，是其菟园也”。而阴山以南地区，则千畴相望，沃野千里，东有土默川平原，西有河套平原，灌渠纵横，田塍交错。阴山山脉介于草原和平原之间，山势险峻，俨然一天然屏障，堵塞了南北交通。因此，南北交通，只能穿越经流水侵蚀的天然河谷通道。这些河谷通道中，自西起，主要有：磴口西北的狼山哈隆格乃山口（古名鸡鹿塞），乌拉特中旗狼山石兰计山口（古名高阙），包头昆都仑河谷，呼和浩特北蜈蚣坝。其中，昆都仑河谷，平坦宽阔，可通车马，又恰处阴山山脉中段，西北可至龙城，南下直达长安、洛阳（中国古都），所以是最理想的交通要道。古代称为中道，是名实相符，当之无愧的。

（二）

既然名之曰中道，那么，自古以来南北双方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的交往，自然十分频繁。随之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，也夹杂着无数残酷的苦难的经历。

最早见于记载的，当推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了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北灭代国、林胡、楼烦（公元前300年）拓地至河套，在包头地区设置了九原县（今昆都仑河畔的孟家梁古城，在包钢废钢厂

内）。赵武灵王为了与秦国争雄，亲自率领官员和将士来到九原，以这里为基地，训练军队，设置马苑，屯垦农田。准备一旦时机成熟，南渡黄河，经鄂尔多斯、陕北高原，南下攻秦。解放后，在麻池古城发现了大批赵国布币和“安阳布范”（铸造有“安阳”二字钱币的模子）；大青山、乌拉山南麓，有赵国修筑的长城遗迹，便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。
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匈奴强大，占据了今包头和伊盟地区，直接威胁着秦国京城咸阳，加之方士对秦始皇说：“亡秦者胡也”。於是秦始皇加意防胡，於公元前215年，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匈奴，占据了阴山、北假（今巴彦淖尔盟、伊克昭盟地区），改赵九原县为九原郡，郡址仍然设在九原县，下属四十四县（一说三十四县），管理今内蒙古西部地区。又从全国征调劳力，修筑长城和直道，屯垦农田。秦长城遗址全国只有包头境内的一段（固阳县北色尔腾山山岭上），还保存完好。秦长城南侧，有许多城障，如增隆昌古城，大乌兰古城，小召门梁古城、梅令山古城等以及许多烽火台，至今遗迹犹存。秦直道，从云阳至九原郡，全长一千八百里（相当于今一千四百里），经过一些专家的考证和陕西交通厅史志办去年的实地考察，其路线大体上是：

南起陕西淳化县秦林光宫，沿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主脉正脊北行，到黄陵县沮源关，沮源关以上，经子午岭支脉的富县、甘泉、志丹，折向安塞、子长，在榆林县北入鄂尔多斯草原，再北行至包头市西，秦九原郡郡址。

蒙恬的军事指挥中心设在上郡肤施（今陕西榆林县南鱼河堡），而他的前哨阵地是在九原。以九原为中心的北方边防网络，西南通至陇西（今甘肃临洮），东至辽西、辽东（今辽宁省凌源、辽阳）。从这一军事布局看，昆都仑沟当时既处军事枢纽之地，车水马龙，当是十分繁荣了。

汉朝初年，匈奴又复强大，南下占领了河南地（今包头和伊

克昭盟地区），直到汉武帝时，汉朝国力恢复，才开始反击匈奴。汉武帝元朔二年（公元前127年），卫青从云中郡（今托克托县土城子乡）出兵，西北行，收复九原郡，途经昆都仑沟，至狼山高阙，又夺回了河南地。武帝改九原郡为五原郡，又将五原郡的西部地区（今巴彦淖尔盟和宁夏北部）划出来，增设朔方郡。五原郡的郡址仍在九原县。

五原郡鼎盛时有户39,322户，口231,328人。下属十六个县：九原县、固陵县（今址不详）、五原县（今哈德门沟口左岸古城）、临沃县（今麻池古城）、文国县（今址不详）、河阴县（今昭君坟二狗湾古城）、蒲泽县（今址不详）、南兴县（今准格尔旗东魏家峁）、武都县（今准格尔旗北蓿亥树湾一带）、宜梁县（今乌拉特前旗黑柳子乡三顶帐房古城）、曼拍县（今达拉特旗东南马场壕一带）、成宜县（在三顶帐房古城之西）、稠阳县（今郊区古城湾古城）、莫黑县（今址不详）、西安阳县（今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东岸）。

五原郡还有三处都尉驻所，即田辟、西部都尉治所（今乌拉特前旗公庙子古城）、原亭、中部都尉治所（今乌拉特前旗堡子湾古城），付阳城，东部都尉治所（今址不详，大约在哈德门古城与三顶帐房古城之间）。蒲泽县是五原郡的属国都尉治所，是专门管理匈奴降户的机构。

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，共采取了十二次大的军事行动。其中从昆都仑沟出兵的有五次，五支军队：

元光六年（前129年），公孙贺将万骑出云中；

元朔二年（前127年），卫青出云中至高阙、陇西；

元鼎六年（前112年），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；

天汉四年（前97年），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出五原；

征和三年（前90年），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，至郅居水（今色楞格河），后来全军覆没了。

值得大书一笔的是，元封元年（前110年）冬十月，汉武帝置十二部将军，勒兵十八万骑，亲帅师行，至单于台，向匈奴单于显示军威。这次行军路线是，经秦直道，历上郡、西河、五原、出长城、北登单于台、至朔方、临北河。据史书说，这次出师，旌旗经千余里，威震匈奴。既然经过五原郡境内，其具体线路应是：穿过昆都仑河谷，西北行，经营家窑子、大十分子、格尔此老至石哈河。由此西行至朔方郡境内的北河（今乌加河，是古代黄河河道）。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两条道路可达北河，一条是出昆都仑沟后东北行，经固阳县城、西斗铺、红泥井至石哈河、北河，这样走就绕道了。另一条是出昆都仑沟后西行，经明安川至大余太，至北河。但这一条路线不可能“出长城”。单于台的方位大约在今石哈河一带。

这样威武壮观的一支军队，在二千多年前经过昆都仑河谷，恐怕是这条河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盛事。武帝至单于台后，派遣使者郭昌风告单于说，南越王头已悬於汉北阙下，而今单于能够与汉作战，天子自将兵待边等候；不能，即南面向汉称臣。何若远走漠北苦寒无水草的地方去呢？单于大怒，立斩负责接待使者的官员，留下郭吉，让回去。

汉宣帝时，匈奴内乱，五单于争立，呼韩邪单于遭其兄郅支单于的突然袭击，部落溃败，南下附汉。甘露二年（前52年），到五原塞来，要求明年正月至京城朝见汉天子。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接他，到长安后宠以殊礼，赏赐给许多礼物；单于表示自愿留居光禄塞下。呼韩邪单于朝长安，是经昆都仑沟到五原郡，从五原至长安。甘露四年（前50年），呼韩邪单于又一次去长安朝见汉天子。元帝竟宁元年（前33年），呼韩邪又请求朝长安，声称自愿为汉家婿，元帝将王昭君许配给他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昭君和亲”。昭君和亲出塞，途经什么地方呢？从麻池古城附近发现《单于天降》、《单于和亲》的瓦当来判断，出塞时也应

是越过昆都仑沟，走中道北上。

自呼韩邪单于附汉后，汉匈关系十分融洽，使者往还不绝，汉朝从五原、云中两郡运去大批粮食接济他。呼韩邪之后又有两个单于先后去长安朝汉天子，边境安宁六十余年，人民安居乐业。昆都仑沟成为双方友好往来的通衢。

西汉末年，王莽破坏了汉匈关系，派大军征讨匈奴。其中驻扎在五原的这一支军队，严重骚扰人民，引起了五原人民的起义。王莽灭亡后，匈奴支持卢芳，割据今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地区，建都五原，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。由於长期战乱，到东汉光武帝建武16年（公元40年）收复这一地区时，人口减少到二万二千多人，“障塞破坏，亭塹绝灭”，正是一片荒凉景象。

进入东汉后，匈奴内部分裂，驻牧于南边，管辖八部及乌桓之众的右薁鞬（音郁尖）日逐王比，被拥立为呼韩邪单于（比是呼韩邪单于之孙，效法其祖父，故也名呼韩邪），率领部下四、五万人，於建武24年（公元48年）到五原塞来，请求归附汉朝。汉朝收他们安置在五原郡的西境，后来又迁到云中，美稷（今准格尔旗纳令乡）赏赐甚厚，还运去大批粮食、牛羊，赈济他们的灾荒。直到和帝永元二年（公元90年）约四十年间，南匈奴社会生产逐渐恢复，人丁兴旺，已有户三万四千，口二十三万多。而在这同时，北匈奴由于连年天灾和遭受周围各族的攻击，生产萎缩，内部分崩离析，不断有部南下投奔汉朝。这些南下的部落，多数都是到五原塞来。如章帝建初三年（公元83年），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、马二万匹、牛羊十余万到五原塞归附。章和元年（公元87年），北匈奴大乱，五十八部，口二十万南下投汉，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到五原塞来归附。可见，五原塞、昆都仑沟这时是北方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。

南匈奴附汉后，并不是一切皆通畅无碍，由於边关官吏的大国思想等多种原因，曾发生过许多次的叛乱。叛乱部落往往北奔

漠北，因此，五原地区，为镇压叛乱，也发生过多次流血屠杀事件，这就不详细介绍。

由於北方边塞地区在汉朝末年逐渐成为以匈奴、鲜卑、乌桓各族的游牧地，因此，东汉朝廷逐步撤并郡县，顺帝永建五年（公元140年），徙朔方治五原，献帝建安二十年（公元215年），撤销五原、云中、朔方、定襄四郡建制，将百姓迁至山西，置新兴郡以统辖之。因此，我们说三国时代的吕布是五原郡九原县人，也即今昆都仑河畔的人，就是因为他是桓灵时人，那时五原郡尚未撤销。

下面介绍鲜卑族中的一支——拓拔鲜卑。

鲜卑族原末居住在大鲜卑山（今鄂伦春旗境），后来不断向西南迁徙，到东汉中叶（公元120年），便迁到了雁门、五原郡，与南匈奴军队，汉朝的军人经常发生战斗。公元二世纪中期，鲜卑大人檀石槐尽占有匈奴故地，在高柳（今山西阳高）北立单于庭；分其地为三部。西部部落中，有一支名拓拔鲜卑的，活动在五原西部，首领诘訖是檀石槐部落联盟中的西部大人之一。三国魏文帝时（公元220—225年），部落大人力微，遭到其他部落的侵袭，部众离散，被迫依附於强大的没鹿回部大人窦宾。窦宾居住在五原（今昆都仑河）一带，力微也率部住在这里。窦宾死后，力微杀死了他的两个儿子，吞并了他的部众，势力强大，拓地益广，成为魏国的边患。力微在五原居住了近四十年，於公元258年移居盛乐（今和林格尔县北土城子），组成了一个以拓拔氏为首的部落大联盟，控弦之士达二十余万。后来这个联盟几起几落，直到公元386年，拓拔跬当了部落首领，始逐步征服北方各部，建立北魏王朝。

在力微时期，蒙古草原遭大水灾，先后有三十多万匈奴和杂胡入塞，并迁至内地。这是我国历史上著称的民族大迁徙时期。五原郡地处中道，所以迁到这里的部落很多，从这里迁走的也很

多。据专家们考证，这些迁徙的十九种部落中，最著名的属各种，南匈奴异性贵族须卜氏，都曾在五原一带住牧，建立夏国的赫连氏铁弗匈奴，也长期在五原及伊盟一带活动。

拓拔跬建立北魏王朝，在他立国的三大决定性战役中，有两大战役就是在昆都仑河口的五原进行的。

一次是与铁弗匈奴刘卫辰之战。铁弗匈奴驻牧在鄂尔多斯一带，一直与拓拔部争夺部落联盟的领导权，战争不断，公元386年，铁弗匈奴部首领刘卫辰派儿子直力鞮率兵五万，占领了五原，并沿昆都仑河北上，攻至黑城（今武川县境）。拓拔跬率兵击败了直力鞮，缴获了他贮藏五原的粮食，又从金津（今黄河昭君坟渡口）渡河南下，彻底消灭了刘卫辰父了。

一次是与后燕之战。公元395年7月，后燕（都城在河北定县）国主慕容重派太子慕容宝统兵八万，进攻北魏。燕军一直打到五原，但是却找不到魏军主力决战，驻师五原三个多月，天气凉了，士兵还是单衣，便急於返回去。原来准备把魏在五原的一百多万斛（一斛约二斗）粮食运回去的，也顾不上了。11月初，慕容宝烧船夜行，那知天气骤冷，黄河结冰，拓拔跬率兵乘机东渡河追击，在参合陂（今凉城县境）彻底击溃了后燕军，活埋了投降的四、五万人。之后，拓拔跬南下山西、河北，消灭了后燕国。

还有一次是与高车之战。高车住在贝加尔湖一带。公元399年，拓拔跬三路出师，大破高车，俘虏了九万多口，安置在阴山和五原一带。这次战争虽然不在五原进行，但降户却安置到五原了，所以说五原应是北魏的发祥地。

北魏初年，多次进攻高车，虏掠其人口几十万，都安置在阴山和五原一带。著名的敕勒歌，就是描绘高车人在这里生活的优美牧歌。

“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，天苍苍、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

整个敕勒川那时是个大牧场，但五原昆都仑河流域，却是北魏的农垦区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说：“水上承大河于临沃县，东流七十里，北溉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”。临沃县即麻池古城，在麻池古城东七十里，南北二十里的范围内，都是引水灌溉的农田，有农户三万余家。可见其农业的殷盛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五原又是北魏的后方基地。

北魏初年，乌拉山名跋那山，许多柔然族人居住在这里，他们先后都被北魏歼灭了。等到北魏迁都平城（公元398年）后，柔然族又在蒙古高原出现。他们背附北魏，严重威胁它的安全。因此，历代北魏皇帝都北巡阴山，狩猎五原。据统计北巡达三十多次，亲自率兵征讨柔然有十七次。当时，五原一带飞禽走兽很多，是一个天然猎场。北魏的皇帝们曾多次到这儿打猎。公元413年，明元帝拓跋嗣在这儿校猎，一次就获兽十万。

柔然汗庭设在鄂尔浑河畔，因此，从五原率师出石门水（昆都仑河），是当时北征的主要路线，称为中道。北魏太武帝、献文帝等皇帝每次出师，均从这里出发，北至怀朔镇（今固阳县白灵淖乡城圐圙村）。怀朔镇是北魏为防御柔然，修筑在阴山北麓的六镇之一，也是六镇中最重要的一个镇。从上述史实中，可想而知北魏时期，昆都仑沟车马喧鸣之景状了。

北魏末年（公元523年）爆发了“六镇起义”，起义队伍是戍守北疆的各族官兵。起义先从沃野镇（今乌拉特前旗根子场古城）发难，得到各镇的响应，势如燎原。起义军攻打怀朔、武川二镇，在五原和白道多次挫败北魏大军，还把北魏广阳王元渊、侍中李崇的大军重重包围在五原城内。后来由于柔然军队的援助，起义军战败，数十万人南渡黄河，被迫投降，迁到河北、山西一带驻扎。谁知这支义军成了星星之火，走到那里，便在那里迅速掀起新的起义浪潮，促使北魏灭亡。这支义军又分为两支，一支是以怀朔镇官兵为骨干，一支是以武川镇官兵为主体，建立了北

齐北周两个王朝。后来北周消灭了北齐，杨坚又篡夺了北周的政权，建立了隋朝，是为隋文帝。

柔然汗国於公元552年被从西方兴起的突厥所消灭。强大的突厥汗国建都於鄂尔浑河畔的于都斤山，成为北齐、北周争相交好结欢的对象。双方倾府藏之财以讨好突厥，仅每年馈赠的缯絮绵彩就有几十万段。诚如突厥他钵可汗所说：“但使我在南边两个儿孝顺，何忧无物耶！”突厥所获得的这大批丝绢，除自己享用外，大量地运销到波斯、罗马诸国。当时昆仑沟恐怕是运送丝绸的主要通道之一。

隋文帝建国后（公元581年），改变了北齐、北周的政策，多次派兵到阴山地区征讨突厥，终于迫使突厥归顺了隋朝。因此，今昆都仑地区当时是突厥族人游牧的场所。

唐朝初年，突厥又复强大，分为东突厥、西突厥。唐太宗贞观四年（公元630年），唐军与突厥在铁山（今白云鄂博）打了一仗，消灭了东突厥。这次大战中，唐李勣的一支军队，很可能是在昆都仑沟北上，到今乌拉特中旗的碛口，堵住从铁山败逃的突厥颉利可汗，对消灭东突厥立下了卓越战功。

到唐高宗调露元年（公元679年），裴行俭率三十万大军征讨突厥，在黑山（又名呼延谷，即昆都仑河谷）大破突厥阿史那泥孰匐。唐中宗景龙二年（公元708年），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，趁突厥默啜可汗出兵新疆之机，在黄河北岸修筑了三座受降城，占领了阴山地区。其中中受降城建筑在呼延谷南偏西八十里的拂云堆祠。拂云堆祠是默啜可汗每次出兵打仗前，到那里祭酬求福的神祠。可见默啜可汗曾在距昆都仑沟不远之处设立过牙帐。中受降城的地址，考古学界初步考证在三顶帐古城。后来，大批突厥降户归顺唐朝，被安置在沿边一带。玄宗开元四年（公元716年）伊克昭盟境内的突厥降户反叛，将军郭知运尾追至呼延谷，大破叛军。

突厥灭亡后，回纥统治了漠北。唐德宗时，宰相贾耽著《皇华四达纪》中记载了通往边境和国外的七条主要交通干线。其第四条为中受降城入回纥道，“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，有呼延谷，谷南口有呼延栅，谷北口有归唐栅，车道也，入回纥使所经。又五百里到鶻鵠泉，又十里入碛，经……八百里至燕子井，又西北……七百里至回纥衙帐。”

从所记呼延谷至鶻鵠泉五百里度之，出昆都仑沟后，系城明安川上，经小余太、石哈河、新忽热至索伦格尔，再西北行到鶻鵠泉，恰为五百里。

天宝八年（公元749年），唐中兴名将郭子仪以左卫大将军身份，在木刺山（即乌拉山）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驻防。因此，当安史之乱时，郭子仪与回纥兵曾多次在呼延谷会师，南下平叛，立下了卓越功勋。所以唐朝每年酬赏回纥二万匹缯彩，还先后下嫁四个公主与和亲，并在西受降城开设马市，以匹马四十匹绢之值进行交易，每年付绢几十万匹。所有这些政治、经济的往还，都得经过昆都仑沟。当时，这条沟中，车水马龙，有的车队竟达一千多辆。可以说，中受降城道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毫不夸张的丝绸之路。

（三）

辽、金、元时期，这里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，没有遭受过大的破坏。由于各族的大迁徙和政权的更迭，这里形成一个民族的杂居区，以汉族为主，还包括了突厥、回鹘（即回纥）、鞑靼、吐谷浑、沙陀、奚、党项、蒙古、汪古、契丹、女真等许多族。辽、金、元三代，京城远在东方（今宁城和北京）政治中心东移了，这里的位置就偏处西阳了，也不再是通往漠北的孔道了。当时，从辽、金的京城至西夏国都（中兴府，今银川市），一段横

穿伊盟中部，不再经昆都仑沟了。所以，尽管这一段历史将近五个世纪，但涉及昆都仑地区的史料偏缺，可资记载的历史事件很少。

直到明英宗正统末年（公元1449年），蒙古许多部落先后迁徙到河套驻牧，明朝撤销了设立在土默川的卫所和州县，这一带才由农业兼牧业区变为纯粹的畜牧业地区。蒙古各部落封建贵族之间争夺权利，相互火并。直到弘治年间（公元1500年前后），达延汗继位后，在东部科尔沁部的支持下，才逐步消灭了各部封建领主，统一蒙古。原来驻牧在土默川的是由首领脱罗干率领的满官嗔部。脱罗干子火筛继位后，一度势力强大，给明朝山西、陕西边界造成很大威胁。满官嗔部蒙古语称蒙郭勒津部。达延汗统一蒙古后，收蒙郭勒津部划归他的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统辖。巴尔斯博罗特又封他的次子阿勒坦（明史称俺答）统属这个部。在这以后，蒙郭勒津部名逐步被土默特部名所取代，蒙郭勒津部成为土默特部落集团下的一个属部。阿勒坦汗势力壮大后，又收蒙郭勒津部划归其孙把汉那去统治。把汉那去驻牧在哈朗兀，在阿勒坦汗衙帐大板升城之西，大约在今土右旗水涧沟门一带。其辖境可能至昆都仑沟，因为乌拉山及其以北地区，当时属哆啰土蛮部统辖。

阿勒坦汗骁勇善战，武功卓绝。他曾六次征讨兀良哈（住今贝加尔湖东西的蒙古种部落，明史称黄毛达子），四次进军青海，征服卫郭勒和撒拉卫郭尔，还多次征讨瓦刺四部（新疆）。这许多次的北征和西征，多数都要经哆啰土蛮。所以在阿勒坦汗时期，昆都仑沟是他行军的主要通道，阿勒坦汗孙扯力克袭封顺义王后，土默特部落集团中，许多部都派兵至青海，甚至扯力克也被部下怂恿着移师青海。他们的西行，也都经昆都仑沟，移壁哆啰土蛮后才出行的。

明朝末年，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兴起，征服了土默特部，强

役属之，土默特部人四散逃亡。清天聪六年（公元1632年）五月，皇太极征林丹汗到达归化城。土默特部首领俄木布、托博克、古禄格、杭高归附清朝。清崇德元年（公元1636年），土默特部被编为二旗。

为了防止喀尔喀蒙古的入侵，顺治五年（公元1648年），乌拉特部移驻今乌拉特三旗境内，奉命镇守昆都仑沟、哈达门沟、木纳忽少（今乌拉特前旗所在地西山咀）等三处险要隘口。

乌拉特部本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布尔海的后裔。布尔海游牧于呼伦贝尔，号所部曰乌喇特。布尔海后分所部为三：长子赖噶之孙鄂木布、幼子巴尔赛之孙图巴，曾孙色楞领其众。天聪七年（公元1633年）归顺清朝，顺治五年，叙从征功，以图巴掌后旗，封镇国公，鄂木布子博班掌前旗，封镇国公，色楞子巴克巴海掌中旗，封辅国公，各授扎萨克，世袭罔替。三扎萨克同驻哈达玛尔（今哈达门沟内），隶乌兰察布盟。

康熙二十七年（公元1688年）夏五月，内大臣索额图率一万大军，马二万多匹，出使俄罗斯，就是从昆都仑沟北上。五月二十一日经过这里，二十三日从后口子出发，进入喀尔喀后，恰逢新疆厄鲁特蒙古噶尔丹的大军击败喀尔喀土谢图汗、东臣汗的军队，其部众溃散沿途奔跑。使臣无法前进，才折回张家口。这是清朝初年最早见载的有关昆都仑的一则史料。

从范昭達《从西记略》载：“康熙五十八年（公元1719年）六月十九日……已刻抵笛头，……二十日抵坤都伦……。七月“十三日……回至坤都伦下营，十四日午刻至萨尔沁（即今沙尔沁村）。“八月”初五日，晴和，未刻抵坤都伦安营……初六日，晴，未刻抵坤都伦北口……”。“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，雪霄，颇冷，行五十里，至第六台坤都伦下营……坤都伦在西南五十里为黄河经渡处……”。

从上述记载可知，昆都仑沟南口当时就有人家和村落了。因